

2

异能初现



打眼
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| 全国百佳图书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| 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藏. 2 / 打眼著. — 北京: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, 2016. 5

ISBN 978-7-5162-1176-2

I. ①神… II. ①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00055 号

图书出品人: 刘海涛

图书策划: 谭 军

责任编辑: 翟琰萍

书 名 / 神藏 2

作 者 / 打眼 著

出 版·发 行 /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(100069)

电 话 / 010-63055259(总编室) 010-63057714(发行部)

传 真 / 010-63055259

<http://www.npcpub.com>

E-mail: mzfz@npcpub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16 开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

印 张 / 18 字数 / 245 千字

版 本 /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 /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62-1176-2

定 价 / 32.00 元

出版声明 /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目录

- 第一章 佩饰 / 001
- 第二章 买手机 / 017
- 第三章 胖子的春天 / 027
- 第四章 岁月鎏金 / 037
- 第五章 促销风波 / 047
- 第六章 共赴拍卖会 / 057
- 第七章 玄妙感应 / 068
- 第八章 竞价 / 084
- 第九章 吃药还是捡漏 / 097
- 第十章 正本真迹 / 106
- 第十一章 巧了 / 116
- 第十二章 庐山真面目 / 129

第十三章 传承宝玉 / 140

第十四章 有福同享 / 152

第十五章 栽赃 / 165

第十六章 原来是她 / 180

第十七章 神识反哺 / 194

第十八章 赵满的约定 / 207

第十九章 尘埃落定 / 216

第二十章 最好的法器 / 226

第二十一章 扬州行 / 235

第二十二章 一个巴掌 / 243

第二十三章 玉王 / 250

第二十四章 老小孩 / 257

第二十五章 璞玉 / 267

第二十六章 意料之外 / 276

第一章

佩饰

方逸和胖子、三炮聊了一会儿，就去市场转悠了，他现在需要多买点文玩珠子，回去再做一下实验，看看自己究竟在什么状态下，才能引发那种让物件变得岁月沧桑的技能。

这次方逸没有进到店铺里，而是在散摊上寻找。接连逛了几个摊子，方逸有些意外地听到几个摊主在议论古国光的事情，当然，几乎所有人都落在井下石，方逸就没听到一句古国光的好话。那天的事情虽然闹得沸沸扬扬，但在这偌大的古玩市场里，或许认识胖子和三炮的人不少，可认识方逸的却没几个，那些摊主只把方逸当成个闲逛的学生，说话的时候也不避着他。

“你们知不知道，昨天吴副馆长也被逮进去了，”一个摊主神秘秘地说道，“听说古国光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，古国光在这个市场里赚的钱，有一半都孝敬吴副馆长了。”

“奶奶的，活该！这几年姓古的吸了咱们多少血啊！”另一个摊主愤愤不平地骂了一句。在古玩市场摆摊，交摊位费只是最基本的，另外还有诸如卫生费、消防费等。最让人气愤的是，古国光前几年又搞了个企业排污费，这古玩市场又不是工厂，哪儿来的污染呢？

“谁说不是呢！昨天警察来调查，我把那些事儿都说了，最好多判这孙子几年。”

看来古国光的确招人恨，整个古玩市场对古国光被抓无不拍手称快，有胆子大一点的，甚至直接跑到派出所去举报古国光的那些违法乱纪行为。

“前日种因，今日得果，因果报应果然不爽。”听了那几个人的议论，方逸这才知道，敢情古国光进去的第二天，就将所有的事情都如实招了。他不但受贿，还用贿款给博物馆的某位领导行贿，如此一来，那位领导昨天也被传唤进了局子。

“哎，我说哥儿几个，还做生意吗？”看那几人聊得起劲，也没人来招呼自己，方逸自己挑了两串一百零八颗的小叶紫檀、两串小金刚和四串星月菩提之后，开口问道，“老板，这八串一千块钱，卖不卖？”从这几天的销售情况看，星月菩提是最好卖的东西，其次就是小金刚挂串，而买小叶紫檀的大多是男人，所以方逸只拿了两串小叶紫檀作为试验品。

“八串一千，少了点吧？一千五您拿走。”见来了生意，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连忙跑了过来，瞥了一眼方逸手中的珠子，开出了价格。

“大哥，你这星月是越南籽，进价不会超过五十吧，”方逸掂量着手里的珠子，“这小叶紫檀也是边角料做的，我给你一千你最少赚一半，你要是不卖，我可找别家去了。”俗话说，“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”，从孙老、赵洪涛以及满军口中学习到那么多文玩知识后，方逸一眼就认出那星月菩提不是产自海南的，用赵洪涛的说法，这样的东西在潘家园随处可见。

“哎哟，行家啊！”那年轻人一听方逸这话，又瞥见方逸手上戴的那串色泽深沉的金刚手串，顿时明白了，他笑嘻嘻地从方逸手上接过钱，开口说道，“钱我收着，东西您拿走。唉，这年头东西涨价了，赚不到一半，也就是个辛苦钱。”

“得，您拿个袋子帮我装起来吧。”中午方逸还要去赵洪涛那儿上课，拿着这些东西不方便，于是接过装珠子的袋子，干脆直接先回到了住处。

“这哥儿俩昨天喝了多少，到现在还在睡。”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了，方逸开门就看见满军躺在沙发上打着呼噜睡得正酣呢；再往里走几步，孙超在里间卧室的呼噜声，一点都不比满军小。方逸也没喊醒他俩，只是蹑手蹑脚

上楼将珠子放在了自己的房间里。刚才买珠子的时候他就做了个决定，这些作为实验的珠子最后都要销毁，否则一下子多出七八串老物件，根本无法解释。

关好门出了院子，方逸再次回到了市场，前后也就半个小时的工夫。回到摊位前的时候，胖子正卖力地推销着自家的珠子，时不时地掀起衣服擦着额头的汗水。

“今天生意不行，不如昨天，”看到方逸回来，胖子开口说道，“看来文玩这东西还是男人买得多，咱们卖出去那么多，除了柏警官订了一串，基本上都是男的买的。”

“华子，那是你东西的问题。”胖子的抱怨引来旁边老马的声音，原本前天老马是喊“胖子”这个绰号的，不过出了那件事之后，老马又改口叫成了“华子”。

“老马哥，东西不都是一样的吗？”胖子不解地问。他在市场也溜达着看了，别人家卖的串和他玻璃柜里面摆的大同小异。

“你注意到没有，别人家的很多珠串，是加了佩饰的，”老马有心交好方逸等人，指了指离他们不远的的一个地摊说道，“你看老李的那串星月，佛头三通用的是象牙果，腰珠用的是便宜的玛瑙，顶珠是个像鹤顶红的物件，搭配上这些东西，女孩子就愿意买啦！”

“咦，还真是哎，有了佩饰是漂亮不少啊！”方逸等人顺着老马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，果然如老马所说，只是加了几个简单的小物件，老李地摊上那串星月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一般，变得灵气十足。

方逸等人不知道的是，佩饰本身就是文玩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。要想搭配最顶级的佩饰，恐怕仅佩饰一项的花费就是珠子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，像天珠、玛瑙、松石还有蜜蜡这些东西，即使在古代也是异常珍贵的。满军当年进的货都是素珠子，他原本打算再进些佩饰将珠子重新穿起来，可还没等搞来配饰，就遇到了一个做古董生意的契机，所以就将这批文玩珠子扔到了店铺角落，直到遇到方逸等人才取了出来。

“马哥，那些佩饰贵吗？哪里有卖的？”看到一个女孩拿起老李摊子上的星月缠绕在手腕上，胖子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，连忙开口向老马问道。

“有贵的也有便宜的，你们这样的珠子，买点便宜的佩饰就行，配一串珠子顶多十来块钱，”老马说道，“咱们金陵就有这些小玩意儿的批发市场，要不下午我带你们去转转？”老马的摊位卖的是些钱币和仿制青铜器，大多数时候只有周末才有一些钱币爱好者到他的摊位来淘宝，平时的生意一般，少出半天摊基本没什么影响。

“逸哥，你看呢？”按照他们哥儿几个的分工，进货是归方逸管的，胖子自然将目光投向了方逸。

“马哥，也别下午了，要不你现在就带胖子和三炮去吧，”方逸掏出那块老怀表看了看，“我中午还有事，就不过去了，胖子你请马哥在外面吃顿饭吧，再陪着马哥喝两口。”方逸跟着赵洪涛上课的事情，除了胖子和三炮，整个古玩市场也就只有满军一个人知道，方逸不想将这事儿传出去，于是只推脱自己有事要办。

“放心吧逸哥，咱们兄弟还能亏了马哥吗？”看到旁边摊位这会儿已经卖掉了两串有佩饰的珠子，胖子一刻也坐不住了，站起身说道，“马哥，把你摊位的東西都先放满哥店里吧，下午回来拿也方便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，走，咱们现在就去！”听到胖子的话，老马不由一乐，结交方逸等人别的好处还没体现出来，单是以后每天收摊时将货物放在满军的店铺里也是个实惠，省得每天骑着自行车驮着一包东西不方便。

“胖子，别进太多，按照咱现有珠子进货。”胖子等人临走前，方逸专门叮嘱了他一句。他们现在的资金并不多，还要将钱留在日后主体文玩的进货上面。

“我知道，有三炮管账，你就放心吧！”胖子一脸的兴奋，恨不得马上就把他们手里那几百串珠子全都加上佩饰，然后再高价卖出去。

方逸他们的摊位和老马的东西是一起给收进满军店铺的。在市场逛了一会儿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，拿着赵洪涛给的饭卡，方逸跑到博物馆的食堂里蹭了一顿饭。食堂的饭菜口味一般，但食材、用油都很干净，方逸一吃就尝了出来。

“赵哥，我来报到了。”吃过饭后，方逸敲开了赵洪涛办公室的门，有些

奇怪地问道，“赵哥，怎么在食堂里没见到你啊？你午饭吃了没有？”

“吃过了，我们不在员工食堂吃。”赵洪涛随口解释了一下。要知道，金陵博物馆可是正厅级单位，虽然不是职权部门，但级别摆在那里，他们这些厅级干部怎么可能和普通员工挤在一个食堂吃饭呢。

“怎么就你一个人过来，那小胖子和你另外一个朋友呢？”看到方逸独自进门，赵洪涛忍不住问了一句，在他的印象里，这小哥儿俩向来都是孟不离焦的。

“赵哥，我先把茶给您泡上。”来学习自然要勤快一些，方逸看到赵洪涛还没泡茶，立即忙活了起来，一边用开水清洗茶具，一边说道，“他们去城东进货去了，我们那珠子太素，女孩不喜欢，胖子和三炮去进点佩饰重新穿上。”

“嗯，你们上路倒是挺快的，”听到方逸的话，赵洪涛不由笑了起来，“正好我今天想给你讲讲这文玩杂项中的分支呢，这个分支就是佩饰的几个分类。”

“赵哥，您这一课可是及时雨啊，回头就能用到。”方逸熟练地给赵洪涛斟上了一杯茶，开口说道，“赵哥，那佩饰的事情咱们等一下再说，您先帮我看这串珠子吧，我需要估个市场价。”

“你手上戴的大金刚？”从刚才进门，赵洪涛就注意到了方逸的手腕，实在是因为那串金刚菩提被盘玩得太过润泽了，只要是玩文玩的人，一眼就会看到那串珠子。

“就是这东西，”方逸点了点头，将那串金刚菩提从手上取下来，“这是我从小盘玩的一个手串，到现在也有十多年了，老师说它算是件法器，赵哥您给掌掌眼。”

“又是件法器？”赵洪涛一愣，忙不迭地接过了珠子，“老师看过的物件，我可不敢用掌眼这词儿，不过方逸你从哪里搞来这么多的法器啊？”赵洪涛的认知和孙连达差不多，不管是道教还是佛门法器，大多都集中在道观、寺庙或者博物馆里，真正的法器在民间是极为少见的，可方逸前后两天的工夫，就拿过来两件，由不得赵洪涛不吃惊。

“赵哥，我从小就是在道观长大的，”方逸早就想好了托词，笑着说道，“我

每天打坐的时候都要诵念《道经》，这么多年加持下来，就是一块木头估计也能变成法器了。”要说对法器的了解，方逸还是在赵洪涛之上的。在方逸看来，那些只是被供奉在寺庙、道观里的东西，就算经过长年累月的经文洗礼，也不能称为法器。只有真正经过修炼中人用真气和经文双重加持后蕴含法力，并且可以趋吉避凶的物件，方逸才会承认那是法器，其余的譬如所谓开光的东西，充其量也就是个礼器。反正方逸在市场内见到满地摊的所谓开光宝物，里面就没一件是蕴含法力的。在道家修行了十多年，方逸还真不知道开光竟然可以批量进行，这要是被老道士知道，怕是会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吧！

“你说得有道理，方逸，你师父是真正有本事的人，不像外面那些人，大多都是招摇撞骗的。”听了方逸的话后，赵洪涛点了点头。这年头不少和尚、道士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之辈，别的不说，就是朝天宫外面那些穿着道袍的麻衣神相们，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假道士。在赵洪涛看来，只有像方逸和他师父那样隐居深山能耐得住寂寞的人，才是真正的高人，这城市里的寺庙、道观早已变质了。

“赵哥，江湖分九流，那些人也只是混口饭吃罢了。”对于赵洪涛所说的那些人，方逸倒没什么看不惯的，当年老道士也曾经如此行走过江湖，而且方逸他们这一脉修的也是野路子，和如今的天师道、正一道之类的派别，没有半点关系。

“你倒是想得开，”赵洪涛笑了起来，又摇了摇头说道，“还是说说你这串大金刚吧。还别说，本身的材质、盘玩的颜色和品相比这串好的金刚手串我见过，但是年份比这串久的、包浆比这串厚重的，我还真没见过。”对于方逸的这串大金刚，赵洪涛丝毫不吝啬赞美的语言，除了锯齿缝隙内残留的污垢外，这串金刚唯一不完美的地方就是材质稍微差了一点。

“现在文玩的价格不是很高，比古玩要差得多。如果单论成色，你这一串让我估价的话，在八千到一万五之间。”把玩着手上的大金刚，赵洪涛给出了价格。

“赵哥，这价格比老星月要便宜不少啊！”听到赵洪涛的估价，方逸微微怔了一下，他还以为这一串能卖到两万以上呢。

“星月一般都是一百零八颗的，那个不光男人能戴，女人也可以戴呀。”

赵洪涛开口说道，“这大金刚一般都是男人戴的，所以有些局限性；另外手串珠子的数量要比挂在脖子上的珠子少很多，这也是衡量价格的一个标准。”

“赵哥，我明白了。”听到赵洪涛的解释，方逸点了点头。赵洪涛说得也是，这手串一共才十来颗珠子，而星月有一百多颗，价格的确不可能是一样的。

“你小子别急啊，我刚才说的价格，只是从文玩角度估的价。”看到方逸微微怔了一下，赵洪涛忽然笑了，他掂量着那串大金刚，又说道，“方逸，上次那串老星月你不打算出手，这串大金刚要不就卖给我吧？我出三万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嗯？赵哥，怎么又变三万了？”方逸又愣住了，不明所以地看向赵洪涛。

“你先说卖不卖吧。”赵洪涛卖起了关子，他是真喜欢这串包浆厚重、色泽匀称的大金刚手串，而且这串金刚蕴含了一种让人很舒服的气息。

“赵哥，这串真不能卖，这是胖子给人预订了的。”听到赵洪涛的话，方逸不由苦笑道，“这样吧赵哥，回头我把这串拿给那人看一下，他要是看不上眼，这一串师弟就送给您。”之前赵洪涛送了一串价格不菲的海南黄花梨手串给自己，方逸一直琢磨着要回点礼，要不是胖子和三炮答应了那位什么柏警官，方逸还真就打算将这串大金刚送给赵洪涛。

“哎，我说你小子，有好东西就不能先想着你赵哥啊？”赵洪涛不由得心生郁闷，他研究和盘玩珠子也有十多年了，能被 he 看上眼的文玩少之又少，这好不容易看上一串而且方逸也愿意卖，却又被别人先下了手。

“赵哥，要不这样吧，回头我从师父留下来的东西里，挑一件给您，您看怎么样？”方逸想了一下，自己制作出一串老珠子只要半天就行了，与其欠着赵洪涛的人情，还不如做出来一串送他呢，只不过方逸还是需要借用师父的名义。不光要送给赵洪涛，方逸还想送孙超大哥一串，从上次在医院孙超开出百万价格时方逸就看出，孙超也是真心喜欢文玩的人，再加上孙老的这层关系，方逸也需要表示一下。

“这……这不太好吧？那都是你师父留给你的遗物。”听到方逸如此说，赵洪涛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可终究还是无法抵挡珠子的诱惑，想了一下后说道，“方逸，你要是愿意拿出你师父的东西，我一定会给个高价。”

“赵哥，您要是说钱，我可就不送了，”方逸摇了摇头，说道，“拿师父

的东西卖钱，这事儿我做不出来，而且我送您的东西也希望您不要再卖出去，这也算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请求吧。”

“行，你放心，东西到我手里绝对不可能再往外卖。”赵洪涛重重地点了点头，向方逸作出了保证，“对了，方逸，你打算拿个什么东西给我？要不咱们现在就去看看吧。”接连在方逸手上见到两串精品，赵洪涛有点沉不住气了，他想知道方逸的师父究竟还有什么样的藏品。

“赵哥，还是我明天给您拿过来吧。”方逸一句话就断了赵洪涛的念头，他今天刚买的那些珠子还全部压在枕头底下呢，现在回去岂不是要露馅？

“那总能告诉我是什么吧。”赵洪涛都四十多岁的人了，此时表现得像个好奇宝宝，可见他对文玩的痴迷程度。

玩文玩的人，都是要经历几个阶段的。第一个阶段是“吃药”——花了大价钱买了不值钱的东西，几乎人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而“吃药”吃得多了，有经验了，就能辨别出物件的好坏，此时才算是入了门。文玩行里有句话，叫“一入文玩深似海”，入了门之后，基本上就进入了第二阶段——手不离串，除了吃饭、睡觉，那手指头时刻都在盘玩物件，不管是急性子还是慢性子，都要经历这个看着手中物件慢慢变老的过程。等到自己盘玩出几串老珠子了，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——想要追求更为精美的文玩老物件。每天看一遍书桌上那些沉淀着岁月包浆的精品文玩，是件赏心悦目的事情。不过仅仅靠自己盘玩，十年也出不了几件东西，怎么办？花钱买呗！这就要求进入第三阶段的人，要有一定财力，毕竟盘玩好的物件，价格不是新文玩所能比的。

赵洪涛现在就处于第三阶段，不仅自己一直都盘着物件，而且但凡见到好东西，都想收为己有，靠着在圈里的名声和交流出去的东西，赵洪涛也有足够的财力支撑他去淘弄精品物件。

“也是金刚菩提，不过是小金刚，一百零八颗的。”看到赵洪涛如此喜欢金刚，方逸决定把玩出一串老金刚送给他，虽然今天买的都是些材质一般的東西，但方逸和师父待在山上，又去哪里找好材料做成的文玩呢，如此才能更真实一些。而且文玩的材质在文玩体系中，远没有盘玩的过程重要。换句话说，一般材质的文玩盘得好也能出精品；反之，就是赵洪涛之前拿出来的那种黄花梨手串，不会玩的人也能给盘成漆黑一串的废品。

“行，我确实挺喜欢金刚的。”看了一眼手中的那串大金刚，赵洪涛依依不舍地递还给方逸，开口说道，“方逸，这串珠子是开过光的法器，不能单纯地以文玩来衡量价格，对外卖不能低于三万这个底价，至于加多少你自己掌握吧。”赵洪涛虽然不做文玩买卖，但平时也会出手一些东西，以玩养玩。他对各种文玩的价格了如指掌，他知道如果遇到喜欢和懂行的人，方逸的这串大金刚卖个五万、八万的不成问题。

“对了，要是那人不要，一定拿回来给你赵哥啊！”赵洪涛恋恋不舍地补上了一句，在他所见过的金刚手串中，还没有一串在包浆和色变上能比得上方逸这一串，这要是在同行聚会交流的时候戴出来，那绝对是件大出风头的事情。

“放心吧赵哥，回头我给他开价五万，他若是不买，我就拿回来送您。”听到赵洪涛如此说，方逸心中顿时有了主意。

“你小子，这一刀可真狠！”赵洪涛笑了起来，现代人对于法器的认知很少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开光的物件和法器其实不是一种东西，方逸要是开出五万的高价，如果买家不懂行，那还真是不会要。

赵洪涛抬腕看了看表，已经是下午一点十分了，今天的课可还没开始呢，于是说道：“行了，不说这些事了，昨天给你讲了文玩的分类，今天就给你讲讲文玩珠子的佩饰吧，这也是文玩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佩饰往往也被称为配珠，在现代人盘玩的文玩中，配珠起到的作用基本上以美观为主，一串珠子在搭配了诸如珊瑚、松石、南红等物件后，整条珠子都会增色不少。不过在最早的时候，文玩珠子的各种佩饰却还有着其他作用，就像珠子中的佛头，代表的是福德和智慧圆满。佛教徒在捻搓珠子的时候，每到佛头的位置，就要转过来，重新开始，不能越过那颗继续，表示断除了所有烦恼，成佛了，要倒驾慈航，回来救度众生。还有藏传佛教珠子中的计数器，也有其特殊意义，将计数器系在珠子之间来计数，每念完一长串就将计数器向下移动一颗珠子。当计数器从一端移动到另一端的时候，就等于念诵了一百零八遍长珠，二者相乘就等于念诵了一万一千六百六十四遍《圣号》或者《佛经》。”

“佛家背诵的是《佛经》；道家是《道经》和《箴言》，从这一点上来说，倒是相通的。赵哥，我明白了。”听到赵洪涛的解释后，方逸点了点头，

不过他背诵《道经》却省掉了计数的麻烦，从小将《道经》整篇背完之后，一百零八颗珠子正好被捻搓五十一遍。

赵洪涛知道方逸缺乏这方面的底子，所以讲得很详细，方逸学得也很认真，而且理解能力非常强，很多东西赵洪涛只点上一句方逸就能搞明白，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一点儿都没浪费。

“对了，先别走，把你那个手串再给我。”下午两点，课已讲完，方逸正准备告辞时，赵洪涛喊住了他。

“怎么了赵哥？”方逸不明所以地摘下了金刚手串，递给了赵洪涛。

“你这珠子倒是值五万这个价，就是太素了，我给你增加点东西。”赵洪涛一边说着，一边将那串金刚放在了一个垫着海绵的盒子里，然后用剪刀剪开了绳子，十几颗珠子顿时散落开来。

“来，方逸，我考考你，你看这是什么材质的珠子。”剪断那串大金刚的绳子后，赵洪涛又打开抽屉，从一个方格里取出了一颗直径两公分左右、通体呈红色并且稍微有点不规则的珠子。

“要是没看错的话，这个珠子的材质应该是珊瑚吧。”方逸将那颗珠子拿在手上看了半天，试探着给出了一个答案。他本以为这是南红珠子，但仔细一看，这颗珠子的表面上有同心圆状的生长纹，这正符合刚才赵洪涛所说的珊瑚的特征。

“你小子，现学现卖倒是挺快。”见方逸认出了珠子，赵洪涛有些欣慰，又想起自己当年进入古玩市场足足半年，才能辨出南红和珊瑚以及红色老琉璃之间的区别。

“这珠子算是达到阿卡级别的珊瑚珠了，市场上不多，价格应该在三千左右。”赵洪涛揉搓了一下那颗珊瑚珠子，开口说道，“等你手上有闲钱了，也收藏一点这东西，我敢说，再过十年，这种珠子的价格至少能翻二十倍。”

赵洪涛不仅喜欢文玩，他对文玩杂项的研究也很深。在赵洪涛看来，像文玩珠子这一类的可再生资源，涨幅空间很有限，包括近年来比较热的文玩核桃，赵洪涛都不怎么看好，因为这东西可以人工种植，等量一上来也就不值钱了。但是对于使用比较稀缺的材料如矿石、动物的角和牙制成的文玩，赵洪涛却可以断定，其日后的价格一定会飞涨，就像亚洲犀牛角制成的物件，

在如今的市面上不仅少见，而且价格炒得也很高。这一点赵洪涛是深有体会的。别的不说，十年前他随手买的一些物件，到现在都已经涨了十多倍了。

“赵哥，您是要把这珊瑚和金刚穿在一起？”见到赵洪涛拿出穿珠子的线来，方逸明白了他的意思。

“没错，加上这颗珊瑚配珠，你这串金刚才算是上档次了，这就叫画龙点睛。”赵洪涛点了点头，三五下就将十几颗大金刚穿在了一起，又打了个结，这才将金刚手串递给了方逸。

“嗯，的确不一样了！”拿在手里看了看，方逸忍不住赞了一声，刚才听赵洪涛解说佩饰的作用时，方逸只有个感观的了解，但拿了实物在手上，感观顿时就变成直观了。

“赵哥，回头这钱我给您。”方逸将珠子戴在手上，准备明天问三炮要了钱还给赵洪涛——这东西他是拿来卖的，可不能白占这三千块钱的便宜。

“说什么呢，打你赵哥脸是吧？”听到方逸这么说，赵洪涛将脸绷了起来，没好气地说道，“你要是算钱的话，明天你拿过来的物件，我也把钱给你好不好？”

“得，您当我没说。”

“行了，我这要上班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”赵洪涛摆了摆手，说道，“明天别忘了把我的珠子拿来，要是比这串大金刚差，你就等着我收拾你吧。”

方逸回到市场时，胖子和三炮还没回来。满军昨天又喝大了，到现在也没过来开门，方逸打开满军的店铺将货物拿出来自行摆起摊来。

和前几日相比，现在方逸对文玩的理论知识已经掌握了一些，所欠缺的无非是上手的经验。但他是卖不是买，就凭现在掌握的知识，也足够应付那些似懂非懂的买家了，再加上方逸相貌英俊，笑起来给人一种容易接近的好感，因此摆了一个多小时摊之后，方逸卖出去了好几个物件，旁边摊位的小老板冲他竖了好几回大拇指。

下午三点多，胖子、三炮和老马才回到市场。他们买的东西不是很多，胖子空着手，三炮手里拿了一个超市里常用的大塑料袋，里面装的应该就是他们买的配珠了。

“马哥，谢谢您了！”方逸赶紧到满军店铺里将老马的东西取出来，嘴里不住地道着谢，别人生意都不做去帮你进货，这里面透着的是情分。

“方逸，跑几步路的事儿，甭那么客气。”听到方逸的话，老马露出一丝喜色，他知道自己算是和这小哥儿几个搭上了关系，日后要是在市场里遇着事撞到坎儿，方逸他们一定不会袖手旁观。

“是要谢谢马哥，要是没马哥带着，咱们这袋配珠少说要多花上千块钱。”三炮在旁边插了一句嘴，跑了这一趟，他和胖子算是长见识了。

去那个批发市场时，老马在大门口遇到个熟人，就站门口聊了几句。胖子和三炮等不及老马，两个人兴冲冲地进了市场，看到卖配珠的摊位就上去问价。由于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，胖子和三炮也不知道别人给的价格是高还是低了。老马与熟人分手后进了市场，问的是同一个摊位同一种配珠的价格，小老板的报价却比给胖子和三炮的价格低了好多，胖子和三炮目瞪口呆之余，有些恼羞成怒。可是那小老板的一句话，就将三炮的疑问轻松化解了，他说老马那是进货批发，给的是批发价；而他和三炮是零买，价格自然就不一样了。仔细一琢磨，胖子和三炮觉得人家说得也对，俗话说，一回生、二回熟，他俩就在那摊位上进了配珠。那小老板人还不错，从佛头、佛塔到腰珠、背云，各种搭配都给他们备齐了。

“总共花了多少钱？”方逸随口问。

“一千五不到，够配三百串珠子的。”三炮看了一下账本，开口说道。

“三百串珠子的配珠只花了一千五？”方逸闻言有点不相信，转头看向了老马，苦笑道，“马哥，他们进的这些东西，大多是塑料的吧？”如果放在中午上课前，方逸根本就不知道一千五的价格是高还是低，但是跟着赵洪涛学习了配珠的知识，方逸自然知道，一千五百块钱恐怕只够买几颗老珊瑚配珠。

“你们这些珠子本来就不值钱，用不到好配珠。”老马笑着说。他们都是小摊小贩，真正做高档文玩配珠的人，哪个不是看店铺的。高端文玩在摊位上压根儿就没有市场。所以老马今天带胖子他们买的珠子，有很多还真就是塑料的，连最便宜的天然矿石都很少，当然，不是懂行的人也看不出来。

“说得也是，三炮，把你们买的东西给我看看。”方逸点点头，他们摊位